



女人 底线

◎阿莱
著

每个人都有其惊心动魄的一面和泪眼深藏的故事

我做了他二十年的情人
转瞬间爱已成空
与爱有关，与爱无关
我是你今生的红颜
一个永远不会吐露的秘密

天津人民出版社



底线

阿莱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底线 / 阿莱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201 - 05517 - 6

I. 女… II. 阿…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550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 - 6,000

定价:25.00 元

那些悲欢，难成云烟

阿 莱

我总是忘不了那些盘旋在我头脑中的故事。自《倾诉空间》创办以来，我作为一个心灵上的“倾听者”，也已有长长八年时光。很多人习惯在有心事的时候想起我，他们会说，阿莱，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于是很有幸，我成为悲欢的见证者。

就在不久前，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女子，刚刚痛失爱子。那一刻，除去惊讶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已经化为本能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她个人命运的担心。

聆听，使我有可能进入到人们的心灵最深处。自此后她们的每一次辗转与徘徊，游移与动荡，我都无法做到漠不相干。这也是我做《倾诉空间》的最大考验和挑战。

女人与女人的心，是共通的。更何况在我的倾诉者中，一直都是女性居多。当然还一种可能，那就是女性的命运，在我这里拓痕更深的缘故。

有时候明明是男人来倾诉，但我透过他们看到的，依然是女人的幸与不幸。所以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先不要诧异一本题为《女人底线》的目录中怎么会出现一些男人的故事——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仔细去体会并体味，你就会发现，所有女人的命运，都无法完全抽离掉

男人然后独立成为篇章，这就如同所有男人的故事中也绝不能没有女人一样——我们原本就是世界的两极，互相依托、彼此影响、直至终老。

这样一本《女人底线》，恰恰是通过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丈量出一个又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去跨越的最后的雷池。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最适合给女人来看的书。书中所呈现的那些或多情或无情的男人，不过是穿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一条绳子，是记录女人的载体，是聚焦女人的凹镜，是折射女人的水面。懂得不去越雷池，也就是避免了“飞蛾扑火”后的“付之一炬”。

那些或时过境迁或渐行渐远的故事，对于我，往往是一场又一场浓得化也化不开的心结与相逢。我总是能够感受到她们熟悉的气息，仿佛她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她们的美丽身影在我的文字中伫立着，我祝她们幸福。

1. 我做了他二十年的情人
1
2. 转瞬间爱已成空
17
3. 谁又能真的无条件去爱?
27
4. 失控的亲情,失火的天堂
41
5. 未来的路不知该牵谁的手?
55
6. 女人的坦白,男人的离开
67
7. 谁说男人就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79
8. 我是你今生的红颜
91
9. 一个永远都不想拥抱你的恋人
103
10. 在他对亡妻的思念中凭吊我的爱情
115

11. 与爱有关,与爱无关

125

12. 超龄的爱,带来超重的负载

135

13. 一个永远不会吐露的秘密

147

14. 悄然爱了,悄然散了

159

15. 再嫁之后,与梦说再见

169

16. 幸好,我当初遇到的人是你

179

17. 我后悔了,为我做过的事

191

18. 男人四十还敢爱吗?

203

后 记

215

人世间 我做了他二十年的情人



No. 1

主人公：琳，女，40岁，未婚。20年前，遇到比她大20岁的江醇，从此后就认定了他。江的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江对她呵护备至，他和琳虽然相爱，但也不想成为罪人。琳以为，等江老了，等他妻子不在了的时候，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照顾他了……想不到，来不及等到这一天，江醇就患了绝症……

题记：

缘，也分种类。

琳与江醇的相遇，似乎算不上是善缘。这倒并非说他们不是真心，而是这感情、这爱并没给对方带来多少好处，当然这好处也不是金钱，而是人生中本该有的一些必不可少的元素，比如幸福。

有人说，爱情怎么能计算好处呢？亲爱的朋友，如果人人都肯在爱情上“功利”一些，也未尝不是好事。懂得计算成本，衡量得失，总是一个成年人该具备的功课。

至于对着一口空井去捞月亮，用一个没底的桶去装水，找一块盐碱地来施肥的做法……难道是很过瘾、很值得提倡的事情吗？

我做了他二十年的情人

琳的话：所有婚外情感，几乎都是“见光死”。我不是抱怨，我是在说实情。如果说爱情在两个人之间是美丽的话，那么它在三个人之间就是残酷的。即使能窥见美，也是因为残酷才挥发出的一种疲惫的美。像芭蕾，一直跳到跳不下去为止，舞到绝望。

你说我能图他什么呢？我认识他那会儿，他都已经40岁了。他去世那年，也是60岁的人了。我是图他钱，还是图他的人？是图他的照顾，还是为了和他分家产？

他走的时候，头发都白了，就是个老头儿的样子。可是也奇怪，我看他却是一点儿都不嫌弃似的，仿佛还是20年前在病房里第一次看到他的情景，那情景我就是想忘也忘不了，在我心里定格了。

我总是会想到当年那个精明能干的帅气医生，他年轻时，有一点儿像《卡萨布兰卡》里叼着烟斗的亨弗莱·鲍嘉，大背头，双目炯炯有神，看着你的时候，就像一头矫健的雄鹿，有一种俊美的霸气。为什么我对他的眼睛会如此念念不忘？因为那



时候在医院里，他整天都戴着个大口罩，这样一来，越发使他的黑眼睛和黑头发非常突出，他的头发，还有些自来卷儿，他女儿也是好看的自来卷儿，这一点全都是遗传他。

我见过他妻子，只见过一次，是在他的追悼会上，除此之外，看到的就都是相片了。那是一个白净的女人，或者说，是个好女人，是很多男人娶回来放在家里就会感到很安心的那种。更何况，她还为他生了女儿。听人说，他妻子一直都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为了生这个孩子，吃了很多苦。我也是女人，明白一个女人如果肯冒着生命危险为一个男人生孩子的话，那她一定是非常爱他。有时候，奉献也是一种极致的幸福。这女人体会到了，也得到了回报，毕竟，她真的闯过了这一关，在她柔弱的外表下，一定是有着一颗非常坚定的心。

很奇怪，对于这个原本是我情敌的女人，我竟是一点儿都不嫉恨，甚至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最亲近的，同时也是最相似的，我们竟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她就像是另一个我，真的，我经常会把自已想象成她，我觉得虽然我和江醇并没有经过婚姻，但我也是他的妻子，另外的妻子，我想这并不冲突。当然我是站在一个男人的红颜知己的角度上去讲的，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的妻子，会不会也这么想呢？人都是自私的，这问题对于所有的妻子来说，恐怕答案只有一个。可惜的是，我没那个命。这辈子，我连在爱情上自私一下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就像他每一次从我这里急匆匆地走，就像他的从不在我这里过夜，虽然我无比想和他迎来哪怕是最普通的一次清晨……我的身份决定了，我只能和别人共享，而且还必须以一种无法见光的形式。婚外情感，几乎就等于是“见光死”。我不是抱怨，我是在说实情。

如果说爱情在两个人之间是美丽的话，那么它在三个人之间就是残酷的。即使能窥见美，也是因为残酷才挥发出来的一种疲惫的美。像芭蕾，一直跳到跳不下去为止，舞到绝望。

爱情中也是有生死之交的，我觉得他妻子和他就是。我从没幻想过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将他们分开过，一是道德上我自己也不允许，再有就是，我知道他们也分不开。那女人和我一样，当年也是他的病人，但是她比我要幸运多了，因为她整整比我早了十多年。如果算得没错，我上小学那年，他们就已经相爱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夏天。自从认识他之后，我生命中似乎就只有那一个夏天了。如此灿烂葱茏，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回忆里，都不会褪色或凋谢。

当时我是19岁还是20岁？反正是突然地就感染了肺炎，当时家里又没有第二个人在，爸爸和妈妈去外地探望奶奶，弟弟在部队里当兵。我和单位里请了假，以为不过是小病，想不到却连续几天都高烧不退。同事来看我的时候，人都已经烧糊涂了。就这样，我被送进附近一家大医院。

说来也巧，江醇恰好就在这里工作，那天是他当班，而我又在他的病区管辖之内，所以我们的相识，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巧合。这就是我的命，包括这顺理成章的相遇，都为我们日后的故事做了铺垫。那些天，他就像爱护一个小孩子那样爱护着我，说话轻声细语，每天查房，都忘不了走过来和我多聊上两句。

除了单位那些愣头青一样的男同事之外，我还从没有和别的什么男人这样接近过。想当初，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就把我送到外地的奶奶家中，直到上高中那年才转学回来，所以说在父母之爱上，可以说十分缺失。而江醇的出现，恰好满足了我在这上面的某些幻想。比如有一个父亲样的人照顾你吃药，比如来自长辈的适当的嘘寒问暖和应有的约束等等。那一年，我还从没有谈过恋爱，但琼瑶小说可看了不少，我最喜欢的，就是《一帘幽梦》里的费云帆，只有费，这种情深款款的成熟男人，才是最让人心动的。我开始盼着每天的查房，盼着他踏进病房的那一刻，有时，甚至盼着自己的身体最好是出一点儿毛病，好让他在我病床前停留的时间再多一分钟……我喜欢他看着我的眼睛，



问我，是不是感觉不舒服？这次用药后的感觉怎样等等。我想，我已经爱上他了。

我情不自禁地幻想，他对我的所有照顾和呵护，没准全都是因为他对我也有好感的缘故。我被这念头鼓励着，只要一看到他，就大胆地迎着他的眼睛，而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自己的眼神移开……我看得出，那里面并无过多的东西……为此我甚至流过眼泪……这个心结直到现在都没有打开。我耿耿于怀他对我的不够一见钟情，后来我也曾问过他，我问他是不是在我住院那会儿就已经喜欢上我了？他说不是，他说，他对所有病人都是一个样。

我知道他不会说谎，在有的地方，他就是这么迂腐，其实你就是说那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又能怎样？他不，他总是这么实事求是，说不惯甜言蜜语，这样也好，也不好，又或者，这就是他那个年代人的特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最不善于哄人开心。

出院的时候，我虽然看起来是轻松的，其实心里，早已经沉甸甸地装下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我都显得心事重重。这一点即使别人瞧不出来，父母却瞧出来了。他们发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了，而是喜欢一个人呆着，有时还会偷偷地流眼泪。我对江醇的无望的单相思，在不知情的父母眼里，被勉强解释为“失恋”什么的。于是，他们开始到处托人给我物色男朋友，他们当然不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人不仅比我大20岁，而且还是结过婚的，肯定会双双昏死过去。

当时社会上对于这种事很敏感，舆论上对于“第三者”的抨击非常严厉，如果你在外面有了一个“第三者”或者被认定为别人的“第三者”，那无异于是在道德法庭上先被判了死刑，有可能提干分房涨工资什么的就再没你的事了。所以我就是再没心思去见别的男人，也还是要见，哪怕见了再说不同意，也比直接承认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要好。

我还记得我妈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小伙子，后来还有一个中学老师，都是一见面就同意和我交往下去，结果都被我找借口给推辞了。为此，我还和妈妈闹得有些不愉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是她和爸爸都非常中意的，他们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说来说去，我就是有根筋搭错了，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全都是江醇的影子，好像最顽固的病毒，怎么都剔除不掉。我一直都想不好究竟要用怎样的方式才能让他明白我的这颗心，将来是不是能在一起都不重要，被别人认定为第三者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我要让他知道我爱他，他接不接受都没关系，只要让他知道，就足够了。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也是真够疯狂的。

看起来很文静的一个人，其实在任性起来的时候，却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也许真的是老天垂怜我吧，机会竟然很快就来了。那天我的一个同事病了，我听从主任的安排送她到医院去，去的时候心里就扑腾腾直跳，似乎有预感今天会遇上他似的。果然，在门诊挂号的时候，我看到他从注射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沓处方正在那里一边走一边翻看着。我来不及思考地跑过去，冒冒失失地站在他面前，这可是我们自从出院后的第一次碰面，我很激动。他被我这么一拦，显然是吓了一跳，后来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我，让我比较开心的是，他只一眼就认出我来：“原来是你？怎么，又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然后又拼命点点头，觉得自己的心似乎马上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他笑了，虽然戴着大口罩，但我看出来他的笑，因为他眼角的皱纹都被挤出来了：“那就是找我有事？”我深吸一口气：“是有事要咨询你，如果可以，今天下班后，我在医院外面等你好吗？”他很轻松地点了点头，居然同意了。

那一刻，我紧张得都快哭了。我说过，他一直都是个好医生的，之所以同意下班见我，一定是以为我在向他咨询我的病，那一刻，我也只好将错就错。

男人其实还是很软弱的，比如在面对着一个比他小而且又很无助的小女



人的时候。当然，我还是低估了江醇。那天，他从医院里出来，未等我说话，就告诉我说，要请我吃饭。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原来他早就看出来我要和他说的话并不是咨询病情之类，而是一个小女生毫无设防地坠入了他的情网。也许这情网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掉进去。我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安静地跟在他后面，任他将我带到任何地方，心里满胀着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带我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餐馆。他说，这是他和妻子最喜欢来的地方。我知道他的用意，他是希望，用一种婉转的方式，打消我不该有的念头。

我坐在那儿，觉得十分委屈，当然这委屈多半是为自己。我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事情，从记事以来所有所有的不开心，我都想起来了，然后还一股脑儿地都记到他的账上，仿佛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于是我哭了，哭得特别伤心，哭得他都不自在起来，生怕周围人会产生疑虑，会怀疑我们两人的关系不正常。他为我要了一杯热水，我轻轻转动着杯子，无声地抽泣，不敢抬头。江醇很小心地问：“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产生了误会和错觉？”“我才没有误会呢，”我抬起头看着他，“我也不想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上你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又流出来了。

他叹了一口气，然后从裤兜儿里拿出一条大手帕来递给我，自己却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你还小，有些事你并不懂。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有家的人。更何况，我对你也确实没有别的意思。”他突然把眼光折回来看着我：“知道吗？你比我女儿才大8岁。”我说，我明白，我知道你对我没别的意思，我也知道你有家，有妻子，可是我管不住自己去想，难道你就能管住自己的念头吗？没有人能管住自己的念头。

江醇没有说话，开始一点点给我讲他和他妻子的故事。我心里乱乱的，具体他说的是什麼，其实都没太听得进去……时间飞快地跑到9点整，他惊觉地看了一下表，说太晚了，还得送你回家呢。我摇摇头说还有末班车呢，不需

要你送。然后指指刚用来擦眼泪的大手帕说，这个我要了。他轻轻摇摇头，脸上浮现的是特别无奈的那种笑，连那种笑，都这么迷人。临告别时，我答应他，会尽量忘了他。作为交换条件，他也答应我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约我出来吃饭。

其实如果一个男人不想和一个女人再有任何发展的话，最好连这样的条件都不要答应，因为有一就会有二，这是真的，男人和女人，确实是一种易燃物，而当时的江醇却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也许是因为他太自信了，又或者，是因为才刚拒绝了我而产生的不忍，男人通常以“做普通朋友”这样的小恩小惠去安慰一个他不想要的女人，江醇自然也不例外。

于是在最初的两年里，我们就是这样若即若离地交往着。在这种若即若离的交往中，我和他之间，也由可有可无的普通朋友，而过渡到了无话不谈的知己。从每一次的谈话中，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了解到他内心里更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只有我自己最知道，其实这些年来，我对他的心意从未改变，我只是在等，等一个契机的到来。

好比经历了千山万水，我终于等来了那一夜。

为了方便和江醇交往，也为了更隐蔽地藏好自己的秘密，一年前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爸妈也拗不过我，更何况弟弟也参军回来了，家里的房子确实紧张，于是他们也没特别反对。我先是申请了单位里的宿舍，后来宿舍楼拆了重建，我就开始在外面租房子，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男女朋友，不过我们还谁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他经常会到我租的房子里来，给我做晚饭吃，看着他在厨房系着围裙忙碌的身影，我什么都不用吃，就已经幸福得要昏倒了。

我24岁生日，也是他给我过的，他一直都叫我“丫头”，他说，丫头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嫁出去呢？也就了了我的心思了。我说，你能有什么心思啊？还不是想赶紧把我轰开。他就笑，告诉我说，咱们是两代人呢，你知道咱们是两代人吗？按说你都应该叫我叔叔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是男人，我



是女人。

他不说话，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然后故作轻松地说，该死该死，还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呢。

我说我不需要礼物，只要你不往外推我，让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能看到你，就行了。说着说着，我的眼睛就开始湿了。而他也有些把持不住的样子，不断地用手去胡噜我的头发，不断地骂我傻。我说我就是傻，傻到家了。

桌子上放着已经冷了的根本也没动几口的菜，当时已经是晚上7点了，我知道再过一会儿他就该走了，心里难过得要死，如果是在平时，也就罢了，可今天，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望着他，空气里面凝聚了一丝伤感。这样的日子，真不知到哪儿才是个头儿？我抿了一点红酒，故作轻松地说，说的没错，是该嫁人了。

他点点头，是啊，再不嫁人可就真没人要了。“没人要了……”我笑着去重复他的话，我想那天我们都有点喝多了，当我把头猛然扎在他胸前，我感觉到他心里“咯噔”一下，身子微微一颤。是啊，在此之前，我们还从没有身体离得这么近过，他一直都很尊重我，但此时此刻，原本平静如水的身体里似乎真的有什么开始燃烧起来，我眩惑于这种燃烧，我想也许今天就是我的成人礼，于是仰起头看他，想不到猝不及防地他就把嘴巴凑过来，并用他的身体盖住了我的……那可是我的初吻啊，既是我的初吻，也是我的初夜，虽然我已经24岁了，但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么些年唯一的一个。

那匆匆降落的一吻，仿佛政府部门的公章，一下子就把我盖成了他的项目、他的人。有一种垂直降落的眩晕，又像是坐着一根丝绸顺着无底洞往下滑……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我呼应着他，眼泪落满腮。男人不会拒绝喜欢他的女人，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我没有更多的奢求，我只想在他身边，现在，我终于成为他的女人……想到此，我躺在他怀里，喜极而泣……可事后，他却马上后悔了。怪自己喝了太多的酒，竟然穿衣要走。这对我简直就

是莫大的耻辱。

我由幸福的极致，降落到另外的极致。

那么羞辱。我觉得自己的一颗心，甚至比被子下面赤裸裸的身体还要可怜，那是一种无处藏身的滋味。他说了那么冷冰冰的三个字：请原谅。我羞愧得恨不得马上就去死。问他，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他说他该死，不该做出那样的事情，还说他既对不起妻子，也对不住我……

完全没有我所期待的初夜的美好，梦做得美，然而破碎得也快。这之后，为了理清这段不该发生的婚外情，我们又谈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是纠缠、泪水，然后拉抽屉开抽屉的话说了无数次，然后不了了之。在一次又一次的虚拟分手和忏悔中，我们一次又一次重新拥抱在一起。

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说：情一旦发生，则一发不可收。这句话用在我和他之间，真的是再准确不过。

一直都是我追他的，一直都是。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都很被动。被动地要我，被动地接受，被动地承认。我以为，我们是会有以后的。没有人会为了一个不存在的结果去努力，戏里的王宝钏在寒窑里苦等18年，也是为了等她的官人薛平贵给她一个圆满的结果。

在我眼里，江醇一直都是个活得很累的男人，这也是我对他难以割舍的原因。虽然我比他小这么多，可是我很疼他，也很体谅他，有时就连他都说，其实他老婆才更像是他的女儿，至于我，在很多时候，反倒像是他的姐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牵挂，有时确是和年龄无关的。

我和他认识20年，莫说是情人，即使是夫妻，我想也会生出“相对两无言”的厌倦。有时连他都问我，你看我都这么老了，还守着我有意思呢？再不嫁人，可就真嫁不出去了。我笑着说，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等你老了，身边没个亲人了，我再来伺候你不好吗？我说的这可是心里话。只要有一天这样的日子，我都会无怨无悔地等下去，陪下去。在这件事上，我从没有逼迫过他，更